

仿宋
胡刻

文選

卷三十九至卷

四十三



文選卷第三十九

梁昭明太子撰



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上書

李斯上書秦始皇一首

鄒陽上書吳王一首

獄中上書自明一首

司馬長卿上疏諫獵一首

枚叔奏書諫吳王濞一首

重諫舉兵一首

江文通詣建平王上書一首

啓

任彥昇奉荅七夕詩啓一首

爲卞彬謝脩卞忠貞墓啓一首

上蕭太傅固辭奪禮啓一首

上書

上書秦始皇一首

李斯

史記曰李斯者楚上蔡人也西說秦秦拜斯為客卿會韓使鄭國來間秦以作溉渠已而覺秦室大臣皆

言秦王曰諸侯人來秦者祇為其主游間秦耳請一切逐客李斯議亦在逐中斯乃上書秦王乃除逐客之令

復李斯官始皇帝以斯為丞相後二世具斯五刑論腰斬咸陽市

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為過矣昔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

史記曰戎王使由余

於秦秦後歸由余繆公又使人間要由余遂去降秦繆公以客禮禮之

東得百里奚於宛

史記曰晉獻公以百里奚

為秦穆公夫人媵於秦百里奚士秦走宛楚之鄙人執之繆公聞百里奚欲重贖之恐楚子不許以五羖羊皮贖之楚人許與之繆公與

議國事大悅授之國政

迎蹇叔於宋

史記曰百里奚謂繆公曰臣不及臣友蹇叔賢而世莫知繆公使人厚幣迎蹇叔以

為上大夫來邳豹公孫支於晉

左氏傳曰邳豹芮不鄭丕豹奔秦又曰秦伯謂公孫支曰夷吾其定乎對曰今其

言多忌克難哉杜預曰公孫支秦大夫子桑也

此五子者不產於秦穆公用之并國三十

遂霸西戎

史記曰秦用由余謀伐戎王益國十二開地千里遂霸西戎

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

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彊百姓樂用諸侯親服

史記曰獻公卒子孝公立又曰衛鞅西入

秦說孝公變法修刑內務耕稼外勵戰死之士賞罰三年百姓便之天子致胙諸侯畢賀也

獲楚魏之師舉地

千里至今治疆

史記曰衛鞅將兵圍魏安邑降之又曰衛鞅擊魏公子卬封鞅爲列侯号商君卬五剛切

惠王用

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漢中

史記曰孝公卒子惠文君

立又曰惠文君八年張儀復相秦攻韓宜陽降之云孝王十年納魏上郡張儀伐蜀滅之又攻楚漢中取地六百里置漢中郡史記云孝

王納上郡此云惠王疑此誤也又曰武王立張儀死武王謂甘茂曰寡人欲通車三川窺周室使甘茂伐宜陽拔之然通三川是武王張

儀已死此云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疑此誤也三川韓界也宜陽韓邑也包九夷制鄢郢

九夷屬楚夷也鄢郢楚二縣也蓋秦令人

據之東據成臯之險割膏腴之壤成臯縣名周之東境遂散六國之從

六國韓魏燕趙

齊楚也漢書音義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

史記曰惠王卒韓魏齊楚皆實從昭王

得范雎廢穰侯逐華陽

史記曰孝王卒立異母弟爲昭襄王又曰穰侯魏冉者秦昭王母宣太后之弟太后二弟其異父長弟曰穰侯姓魏氏名冉同父弟曰羊戎爲華陽君魏冉爲相國范雎說秦昭王言穰侯權重諸侯昭王乃免相國逐華陽君關

外彊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

春秋保乾圖曰光闔害蠶食天下高誘淮南子注

曰蠶食無餘也

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

負猶累也向使四君却客而弗納踈士而弗用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彊大之名也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和隨之寶

新序固桑對晉平公曰夫劍產於越珠產於江南玉

產於昆山此三寶皆無足而致
墨子曰和氏之璧隨侯之珠
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劍越絕書曰楚王召歐

冶子干將作鐵劍
二枚二曰太阿
乘纖離之馬建翠鳳之旗樹靈鰓徒河切之鼓孫卿曰纖

離蒲梢皆馬名鄭玄禮
記注曰鰓皮可以冒鼓
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悅之何也必秦

國之所生然後可則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為玩好而趙

衛之女不充後庭駿良馱決馱啼不實外廐周書曰正北以馱馱為獻廣雅曰馱馬屬江

南金錫不為用西蜀丹青不為采所以飾後宮充下陳下陳猶後列也晏子

曰有二女願得
入身於下陳
娛心意悅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於元切珠

之簪傳璣之珥阿縞之衣錦繡之飾不進於前言以宛珠飾簪以璣傳珥也說文曰珥璣

也徐廣曰齊之東阿縣繒帛所出者也此解阿義與子虛不同各依其說而留之舊注既少不足稱臣以別之他皆類此而隨俗

雅化佳冶窈窕趙女不立於側也隨俗雅化謂閑雅變化而能隨俗也夫擊甕叩缶彈

箏搏髀而歌呼嗚嗚快耳者真秦之聲也說文曰甕汲瓶也於貢切說文曰缶瓦器秦鼓之以節樂

生甫友切鄭衛桑間韶虞武象者異國之樂也禮記曰鄭衛之音亂世

亡國之音也樂動聲儀曰舞樂曰韶韶又曰周樂伐
時曰武象宋均曰武象象伐時用于戈徐廣曰韶一作昭今棄叩缶擊甕

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韶虞若是者何也。快意當前適觀而已矣。

高誘

呂氏春秋注曰適中適也

今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爲客者

逐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民人也。此非所以跨海內

制諸侯之術也。臣聞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衆兵彊者則士勇是以

太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

管子曰海不辭水故

成其大山不辭土石故能成其高

王者不却衆庶故能明其德。

文子曰聖人不讓負薪之言以廣其名

是以地無四方民無異國四時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

無敵也。今乃棄黔首以資敵國。

郭象莊子注曰資者給齋之謂

却賓客以業諸侯使

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謂藉寇兵而齋盜糧者也。

戰國策范雎說秦王曰此所謂藉賊兵而齋盜食者也說文曰齋持遺也

夫物不產於秦可寶者多士不

產於秦願忠者衆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讎內自虛而外樹怨

諸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

上書吳王一首

鄒陽

漢書曰鄒陽齊人也陽事吳王濞王以太子事陰有邪謀陽奏書諫為其事尚隱惡不指斥言故先引秦

為喻因道胡越齊趙之難然後乃致其意

臣聞秦倚曲臺之宮

應劭曰始皇帝所治處也若漢家未央宮也三輔黃圖曰未央有曲臺殿

懸衡

天下

如淳曰衡猶稱之衡也言其懸法度於其上申子曰君必有明法正義若權衡以稱輕重所以一群臣也

畫地

而人不犯兵加胡越至其晚節末路張耳陳勝連從容兵之據以叩

函谷咸陽遂危

史記曰陳勝字涉陽城人也勝為王號為張楚西擊秦又曰張耳大梁人也陳勝起斬以耳為校尉

尉廣雅曰據引也言相引以為援也

何則列郡不相親萬室不相救也今胡數涉北

河之外

史記曰秦惠王遊至北河徐廣曰戎地之河上也

上覆飛鳥下不見伏兔

蘇林曰覆盡也

言胡上射飛鳥下盡地之伏兔

闢城不休救兵不至死者相隨輦車相屬轉粟流

輸去千里不絕

鄭步禮記注曰流猶行也

何則彊趙責於河間

應劭曰趙幽王為呂后所

幽死文帝立其長子遂為趙王取趙之河間立弟辟彊為河間王至子哀王无嗣國除遂欲復還得河間也

六齊望於惠

孟康曰高后割濟南郡為呂王台奉邑又割琅邪郡封營陵侯劉澤為琅邪王文帝乃立悼惠王六子為王言六齊不保今日之恩

而追怨惠帝與呂后漢書曰文帝閔濟北逆亂自滅盡封悼惠王諸子為列侯後齊文王薨无子於是分齊為六將閭為齊王

惠為濟北王賢為淄川王雄渠為膠城陽顧於盧博孟康曰城陽王喜也喜父章

東王卬為膠西王辟光為濟南王也與弟興居討諸呂有功本當盡以趙地王章梁地王興居文帝聞其欲立齊王更以二郡王之章失職歲餘薨興居誅死盧博濟北王治

處喜故顧念而怨也二郡謂城陽章所封濟北興居所封興居誅死故喜顧念而恨也泰山郡有博縣濟北縣

三淮南之心思墳墓張晏曰淮南厲王三子為三王念其父見遷殺也漢書曰上憐淮南王不軌上乃立厲王三子安為淮南

王敖為衡山王大王不憂臣恐救兵之不專孟康曰不專救漢也如賜為廬江王

能為吳也若吳舉兵反天子來討謂四國但有意不敢相救也以孟康解其文故言不專救漢如淳解其意故云不能為吳二說相

成義乃胡馬遂進窺於邯鄲越水長沙還舟青陽蘇林曰青陽水名也言胡越水陸共

伐漢也善曰此同孟康之義也張晏曰還舟聚舟也言胡為趙難越為吳難不可恃也善曰此微同如淳之說秦始皇本紀曰荆王獻青

陽之田已而背約要擊我南郡雖使梁并淮陽之兵下淮東越廣陵以遏越人之糧

漢亦折西河而下北守漳水以輔大國胡亦益進越亦益深此臣之所

為大王患也善曰大國謂趙也陽假言吳思助漢今胡越俱來伐之漢雖復使梁并淮陽之兵以遏越人之糧漢截西河以

下而助於趙終無所益故胡亦益進越亦益深此臣為大王患也然其意欲破吳計雖使當為乃使越人當為吳人輒當為禦言吳趙

欲來伐漢漢乃使梁并淮陽之兵以止吳人之糧漢截西河以禦於趙如此則趙不得進吳不得深陽惡指斥故假胡越錯亂其辭自此

以下乃致其意焉

臣聞蛟龍驤首奮翼則浮雲出流霧雨咸集聖王底節脩

德則游談之士歸義思名

善曰底與砥同底礪也戰國策蘇秦說趙王曰外客游談之士无敢自進於前漢書

王莽傳曰遊者爲之談說

今臣盡知畢議易精極慮

如淳曰改易精思以謀慮之

則無國而不

可奸

善曰爾雅曰奸求也奸與干同

飾固陋之心則何王之門不可曳長裾乎然臣

所以歷數王之朝背淮千里而自致者非惡臣國而樂吳民竊高下

風之行尤悅大王之義

善曰新序公孫龍謂平原君曰臣居魯則聞下風高先生之知悅先生之行

故願大

王無忽察聽其至

善曰劉瓛周易注曰至極也謂極言之

臣聞鷙至

鳥累百不如一鷄

曰鷄大鷄也如淳曰鷙鳥比諸侯鷄比天子

夫全趙之時

服虔曰全趙趙未分之時應劭曰後分為三

武力鼎峙

服叢臺之下者一旦成市

服虔曰衮服大盛步黃服也臣瓚以爲鼎士舉鼎之士叢臺趙王之臺

不能止幽

王之湛患

韋昭曰高帝子幽王友也呂后殺之湛今沈字也

淮南連山東之俠死士盈朝

不能還厲王之西也

善曰漢書曰淮南厲王長謀反廢遷蜀韋昭曰徙蜀嚴道

然則計議不得

雖諸賁不能安其位亦明矣

善曰左氏傳曰吳公子光專王轉設諸寘劍於魚中以進抽劍以刺王說苑

曰勇士孟賁水行不避蛟龍陸行不避狼虎

故願大王審畫而已始孝文皇帝據關入

立寒心銷志不明求衣

臣贊以為文帝入關而立以天下多難故乃寒心戰栗未明而起

自立天子

之後使東牟朱虛東褒儀父之後

應劭曰天下已定文帝遣朱虛侯章東喻齊王嘉其首舉兵欲誅諸

呂猶春秋褒邾儀父者也

深割嬰兒王之

應劭曰封齊王六子為王其中有小嬰兒孝文帝於骨肉厚也

壤子王

梁代益以淮陽

善曰此言文帝之時梁王揖代王參淮陽王武後梁王揖早薨徙武為梁王也然參揖皆少故云壤也晉

灼曰方言梁益之間所愛諱其肥盛曰壤也善曰方言云璋其肥盛晉書注以璋為諱

卒仆濟北囚弟於雍

者豈非象新垣等哉

善曰漢書曰濟北王興居聞帝之代乃反棘捕侯擊之興居自殺又曰淮南王道死雍應劭曰

二國有姦臣如新垣平等勸王共反也

今天子新據先帝之遺業

善曰今天子景帝也先帝文帝也

左規山東右制關中變權易勢大臣難知大王弗察臣恐周鼎復

起於漢

如淳曰新垣平詐言周鼎在泗水中臣望東北汾陰有金寶氣鼎在其中弗迎則不至為吳計者猶新垣平之言周鼎

終不可得也

新垣過計於朝

服虔曰過誤也

則我吳遺嗣不可期於世矣高皇

帝燒棧道灌章邯

應劭曰章邯為雍王高祖以水灌其城破之燒棧道言高祖涉所燒之棧道也史記曰張良說

漢王燒絕棧道也

兵不留行

善曰言攻之易故不稽留也

收弊人之倦東馳函谷西楚大

破

張晏曰項羽自號西楚霸王

水攻則章邯以三其城陸擊則荆王以失其地

如淳

曰荆亦楚謂項王敗走也

此皆國家之不幾者也

孟康曰言國家不可庶幾得之也

願大王熟

察之

獄中上書自明

鄒陽

漢書曰陽以吳王不可說去之梁從孝王遊羊勝公孫詭等疾陽惡之於孝王孝王怒陽下獄吏

將殺之陽乃從獄中上書書奏孝王立出之卒爲上客

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臣常以爲然徒虛語耳昔者荆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

如淳曰白虹兵象日爲君善曰畏畏其不成也列士傳曰荆軻發後太子相氣見白

虹貫日不徹曰吾事不成矣後聞軻死太子曰吾知其然也

衛先生爲秦畫長平之事太白食昂

昭王疑之

蘇林曰白起爲秦伐趙破長平軍欲遂滅趙遣衛先生說昭王益兵糧爲應侯所害事用不成其精誠上達於天故

太白爲之食昂昴趙分也將有兵故太白食食者干歷也如淳曰太白天之將軍也

夫精誠變天地而信不諭

兩主豈不哀哉今臣盡忠竭誠畢議願知

張晏曰盡其計議願王知之

左右不明

卒從吏訊爲世所疑

張晏曰左右不明不敢斥王也訊考三日問之知與前辭同不也

是使荆軻

衛先生復起而燕秦不寤也願大王熟察之昔玉人獻寶楚王誅

之善曰韓子曰楚人和氏得璞玉於楚山之下奉而獻之武王武王使人相之玉人曰石也王刑和左足武王薨成王即位和又獻之

玉人又曰石也玉人又曰石也李斯竭忠胡亥極刑善曰史記曰始皇以李斯為丞相始皇崩胡亥立斯具五刑者也

是以箕子陽狂接輿避世恐遭此患善曰史記曰紂淫亂不止箕子懼乃佯狂為奴論語曰楚狂

接輿歌而過孔子曰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願大王察玉人李斯之意而後楚王胡亥之

聽善曰以其計謬故令後之毋使臣為箕子接輿所笑臣聞比干剖心子胥鴟

夷善曰史記曰比干彊諫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剖比干觀其心又曰子胥自剄王乃以子胥尸盛以鴟夷之革浮之江中應劭

曰取馬革為鴟夷鴟夷槩形臣始不信乃今知之願大王熟察少加憐焉語曰白

頭如新漢書音義曰或初不相識相知至白頭不相知傾蓋如故文穎曰傾蓋猶交蓋駐車也善曰家語曰孔子之鄰遭程

子於塗傾蓋而語終日甚相悅何則知與不知也故樊於期逃秦之燕藉荆軻首

以奉丹事善曰史記曰荆軻見樊於期曰今聞秦購將軍首金千斤邑萬家今有言可以解燕國之患報將軍之仇首何如於期

曰為之奈何軻曰願得將軍首以獻秦王秦王必喜見臣臣左手把其袖右手提其脅於期遂自剄徐廣曰提丁鳩切王奢

去齊之魏臨城自剄以却齊而存魏善曰漢書音義曰王奢齊臣也自齊亡之魏齊伐魏奢登城

謂齊將曰今君之來不過以奢故也義不苟生以為魏累遂自剄夫王奢樊於期非新於齊秦而

故於燕魏也所以去二國死兩君者行合於志而慕義無窮也是

以蘇秦不信於天下為燕尾生

服虔曰蘇秦於秦不出其信於燕則出尾生之信也善善曰史記蘇秦

曰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

白圭戰三六城為魏取中山

張晏曰白圭為

中山將云六城殆欲誅之云

何則誠有以相知也蘇秦相燕人

惡之於燕王

善曰惡謂讒短也

燕王按劍而怒食以馭騏

孟康曰敬重蘇秦雖有讒惡王更勝以珍

奇之味也

白圭顯於中山人惡之於魏文侯

善曰言白圭拔中山而尊顯而人說短於文侯

文侯

授以夜光之璧何則兩主二臣剖心析肝相信豈移於浮辭哉故女

無美惡入官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昔者司馬喜臙臙引脚於宋

卒相中山

善曰戰國策曰司馬喜三相中山尚書呂刑曰臙者脫去人之臙也郭璞三蒼解詁曰臙膝蓋也

范雎摺脇

折齒於魏卒為應侯

善曰史記曰范雎隨魏中大夫須賈以為持魏國陰王賜范雎金十斤及牛酒須賈以為持魏國陰

事告齊以告魏相魏之諸公子魏齊使舍人笞擊范雎折脇摺齒雖得出云入秦為應侯廣雅曰摺折也力合切

此二人者

皆信必然之畫捐朋黨之私挾孤獨之交故不能自免於嫉妬之人

也是以申徒狄蹈雍之河

服虔曰勢之末世人也如淳曰莊周云申徒狄諫而不聽負石自投河善曰爾

雅曰水自河出為雍言狄先

徐衍負石入海

漢書音義曰徐衍周之末人也見列士傳善曰

論語識曰徐衍負石伐子自狸守分云

不容身於世

新語曰窮澤之民身不容於世無紹介通

之義不苟取比周於朝以移主上之心

善曰言皆義不苟取比周朋黨在朝廷以移主上之心妄

求合也六韜曰結連朋黨比周為權杜預曰比近也周密也

故百里奚乞食於路穆公委之以政

說苑鄒子說梁王曰百里奚乞食於路而穆公委之以政

甯戚飯牛車下而桓公任之以國

呂氏春秋曰甯戚飯牛車下望桓公而悲擊牛角疾歌鄒子說苑鄒子說梁王曰甯戚扣轅行歌桓公任之以國

此二人豈素官

於朝借譽於左右然後二主用之哉感於心合於意堅如膠漆昆弟

不能離豈惑於眾口哉故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昔魯聽季孫之說而

逐孔子

善曰論語曰齊人饋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

宋信子丹之計囚墨翟

文子曰子罕也

丹音任善曰未詳

夫以孔墨之辯不能自免於讒諛而二國以危何則眾口

鑠金積毀銷骨

國語冷州鳩曰眾心成城眾口鑠金賈逵曰鑠消也眾口所惡金為之銷亡積毀銷骨謂積讒善曰

毀之言骨肉之親為之銷滅

是以秦用戎人由余而霸中國齊用越人子臧

而彊威宣

善曰言齊任子臧故威宣二王所以彊盛史記曰齊桓公卒子威王因齊立威王卒子宣王辟強立張晏曰子臧

越人也此二國豈拘於俗牽於世繫奇偏之辭哉公聽並觀垂明當世

善曰公聽言無私也並觀言無偏也尸子曰論是非者自公心聽之而後可知也故意合則胡越為昆弟由余子

臧是矣不合則骨肉為讎敵朱象管蔡是矣善曰史記曰舜弟象傲帝常欲殺舜丹朱堯子

讎敵未聞尚書曰周公位冢宰羣叔流言乃致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今人主誠能用齊秦之明後宋

魯之聽則五霸不足侔三王易為比也是以聖王覺悟捐子之心

而不悅田常之賢善曰史記曰燕王噲屬國於子之子之南面行王事齊因伐燕燕王噲死子之乃亡又曰齊田常殺

簡公而立平公平公即位田常為相五年齊國政皆歸田常封比干之後修孕婦之墓應劭曰紂剗姪者觀

其胎故功業覆於天下何則欲善無厭也夫晉文公親其讎而彊霸

諸侯張晏曰寺人勃鞞也善曰國語曰初獻公使寺人勃鞞伐文公於蒲城文公踰垣寺人斬其袂及入寺人求見於是呂卻冀芮畏

偏悔納公謀作亂伯楚知之故求見公公遽見之伯楚以呂卻之謀告公韋昭曰寺人掌內袂袂也勃鞞字伯楚齊桓公用

其仇而一匡天下善曰左傳寺人披謂晉侯曰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論語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

于今受其賜何則慈仁殷勤誠嘉於心此不可以虛辭借也至夫秦用商

鞅之法東弱韓魏立彊天下而卒車裂之善曰商鞅車裂已見西征賦越用大夫

種之謀禽勁吳而霸中國遂誅其身

善曰史記曰越王勾踐舉國政屬大夫種越平吳以兵北渡淮東方

諸侯畢賀稱霸王范蠡乃去遺大夫種書種見稱疾不朝人或讒種作亂越王乃賜種劍而自殺

是以孫叔敖三去相

而不悔

善曰史記曰孫叔敖楚之處士也虞丘相進之三月而相楚三於陵得相而不喜知其材自得之也三去相而不悔知其非己之罪也

子仲辭三公爲人灌園

善曰列女傳曰於陵子終賢楚王欲以爲相使使者往聘迎之子終出使者與其妻逃乃爲人灌園今

人主誠能去驕傲之心懷可報之意

善曰言士有功可報者思必報

披心腹見情素

善曰戰國策曰

蔡澤說應侯曰公孫鞅事孝王竭知謀示情素

墮肝膽施德厚終與之窮達無愛於士

善曰於士所求

無所愛惜也

則桀之猶可使吠堯而跖之客可使刺由

應劭曰由許由也跖盜跖也韋昭曰言

恩厚無不使善曰戰國策刀鞮謂田單曰跖之猶或吠堯非其主也吠音吠並同

何況因萬乘之權假聖王之

資乎然則荆軻湛七族要離燔妻子豈足爲大王道哉

應劭曰荆軻爲燕刺秦王

不成而死其七族坐之湛沒也張晏曰七族上至高祖下至曾孫善曰呂氏春秋曰吳王闔閭欲殺王子慶忌要離曰王誠助臣請必能吳王曰

諾明旦加罪焉執其妻子燔而揚其灰高誘曰吳王僞加要離罪燒妻子揚其灰

臣聞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

暗投人於道衆莫不按劍相眄者何則無因而至前也蟠木根柢輪

困離奇

張晏曰柢下本也輪困離奇委曲盤屈也蘇林曰柢音帶善曰廣雅曰蟠曲也困去倫切離薄其切奇音衣

而爲萬乘

器者何則以左右先爲之容也

善曰器謂服玩之屬容謂雕飾杜預左氏傳注曰容形容也

故無

因而至前雖出隋侯之珠夜光之璧祗足結怨而不見德故有人先談

則枯木朽株樹功而不忘

善曰談或爲游

今天下布衣窮居之士身在貧賤

雖蒙堯舜之術挾伊管之辯

善曰伊尹管仲

懷龍逢比干之意欲盡忠當世之君

素無根柢之容雖竭精神欲開忠信輔人主之治則人主必襲按劍相眄之

跡矣

善曰小雅曰開達也

是使布衣之士不得爲枯木朽株之資也是以聖王制世御

俗獨化於陶鈞之上

張晏曰陶家名模下圓轉者爲鈞以其能制器爲大小比之於天也善曰論語考比識曰引五子以避俗遠邦殊域莫不向風

而不牽乎卑辭之語不奪乎衆多之口

善曰聖人有深謀善計而即行之不爲卑辭所牽制戰國策蘇秦曰卑

辭以謝君衆口已見上文

故秦皇帝任中庶子蒙嘉之言以信荆軻之說而匕首竊

發

善曰戰國策曰荆軻既至秦持千金之資幣厚遺秦王寵臣中庶子蒙嘉嘉爲先言於秦王曰燕願舉國爲內臣如郡縣又獻燕督亢之地圖圖窮匕首

見秦王驚自引而起乃引其匕首以擲秦王通俗文曰匕首其頭類匕故曰匕首短而便用

周文獵涇渭載呂尚而歸以王

天下

六韜曰文王田于渭陽卒見呂尚坐茅而漁戰國策曰范雎謂秦王曰臣聞呂尚遇文王立爲太師史記曰西伯獵果遇太公于渭俱爲師也

秦信

左右而亡周用烏集而王

善曰漢書音義曰太公望塗遘卒遇共成王功如烏鵲之暴集也

何則以其能越拘